

Discussion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aracter “*jing*” in Calligraphy: Take *Chinese Calligraphy*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yuan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6, 2024

Accepted: January 30,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Xiaoyuan. (2024). Discussion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aracter “*jing*” in Calligraphy: Take *Chinese Calligraphy*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141–15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1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15>

Abstract: *Jing* (勁) is one of the typical expressions in the aesthetic commenta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wo-character words such as *qiu jing* (遒勁), *cang jing* (蒼勁), and *yuan jing* (圓勁) were derived from it, as well as four-character words such as *xiong kuai jun jing* (雄快峻勁) and *hong yi xiong jing* (宏逸雄勁), which formed a character group of *jing*. This paper referred to ones of *j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the classical calligraphy publications of the past dynasties and sorted out the aesthetic meaning and critical emphasis of them in the dimensions of stroke,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er. In addition, the word group translation of *jing* in Wang Youfen’s translation work, *Chinese Calligraphy*, was analyzed from the above four dimension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Wang Youfen adopted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readers’ cognition level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the specific context in which the *jing* word group appeared, thus achieving the overall effect of expressing meaning and conveying emotion. However, some translations cannot convey the contextual meaning of *jing* in some specific aesthetic dimensions.

Keywords: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Calligraphy*; *jing*; aesthetic commentary; aesthetic dimension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NG Xiaoyuan, whose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is currently an MTI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shou University. His email is 780772368@qq.com.

書法中「勁」字英譯探討

——以 *Chinese Calligraphy* 為考察中心

張校源

吉首大學

摘要：「勁」字是中國書法審美評述中重要的表達之一，由「勁」衍生出「遒勁」、「蒼勁」、「圓勁」等二字格詞語以及「雄快峻勁」、「宏逸雄勁」等四字格詞語，構成其詞群譜系。本文參考歷代經典書論中「勁」在不同語境下的出現場景，梳理出「勁」字詞群在筆法、字法、章法、書家維度中的審美含義和評述側重點。並按照以上4個維度對《中國書法藝術》汪有芬譯本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勁」字的翻譯展開分析。研究發現，譯者根據目標讀者對中國書法的認知水準、結合「勁」字詞群出現的具體語境採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整體上做到了達意傳情的效果，但部分譯文無法傳遞「勁」在特定審美維度下的語境義。

關鍵詞：中國書法；*Chinese Calligraphy*；「勁」；審美評述；審美維度

引言

《中國書法藝術》是「中國文化與文明」叢書^①其中一卷，由中國外文出版社和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共同策劃、編輯，並於2007年中英文同時出版。全書約40萬字，主體部分分為十六章，由學界翹楚分章執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藝術史教授謝伯柯（Jerome Silbergeld）看了英文稿之後寫道：『這本精心編撰的《中國書法藝術》為讀者開啟了一個博大精深的視覺藝術世界。「權威」一詞不可輕言，但此書無疑是當今關於中國書法的權威論述』。（汪有芬，2008：15-17）

「勁」字作為中國書法審美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美學概念和評述術語，在《中國書法藝術》一書中出現頻率頗高，且出現語境呈現多元化特徵。據筆者統計，由「勁」字衍生出的諸如「遒勁」、「瘦勁」、「圓勁」等二字格詞語，以及「豐神勁拔」、「淳勁沖融」等四字格組成了一套「勁」字的詞群譜系，在該書中共出現了97次。使用次數之多，應用場景之廣，很難不引起翻譯學人的重視。筆者基於對「勁」字字義演變的挖掘、對不同歷史發展時期「勁」字在中國書法審美評述中的實例梳理，將「勁」字詞群出現的場景進行審美維度分類，並從各維度出發，對汪有芬譯本 *Chinese Calligraphy* 中「勁」字詞群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進行賞析與評價。

一、「勁」字在書法中的溯源

譯好一個字的前提，是對它進行充分地瞭解和理解。筆者以多部權威漢語詞典、辭典、字典為主要檢索

源,歸納梳理出「勁」字字義的源流及發展軌跡,同時結合歷代經典書論中「勁」字詞群的應用實例,總結其不同語境義,為「勁」字詞群的翻譯打下基礎。

(一)「勁」字源流

一個詞只有一個本義,而引申義常常不止一個。一詞多義是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任何語言都有多義詞(張世祿:1991:127)。追溯「勁」字的發展軌跡,可知其字義經歷了幾個演變過程,最終呈現一字多義的特性。《說文解字》中注有「勁」字的本義:「勁,強也;《廣韻》:勁,健也,從力至聲。」^②(許慎,1981:700)意為「有力的」、「勁健的」。《字源》一書中有更為詳盡的總結——「『勁』的本義是強健、有力。《墨子·節葬下》:『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李學勤,2013:1208)引申為一切強有力之稱,如堅強、剛強等。後《中華大字典》《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古代漢語詞典》中又收錄了「勁」的二級引申義「勇敢的」、「正直的」、「暴戾的」——曰:「勇也。《荀子·非相》筋力越勁」。(陸費逵、歐陽溥存等,1915:139);「正直,剛正。《荀子·儒效》:『行法志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謂勁士也』」。(王力等,2005:195);「暴戾。《北史·崔宏傳》:『勁燥之人,不顧後患』」。(《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2002:817)從上述對「勁」的字義梳理中不難發現:由本義「強健、有力」到「堅強、剛強」,進而到「勇敢、正直」乃至「暴戾」的逐漸引申,實則是在提示我們——「勁」字充當評述術語時,其修飾的物件和側重點是不同的。從物的屬性特徵到人的性情特點、意志品質甚至精神修養,「勁」字都在扮演貼切的評述角色。

當然,「勁」也用作名詞和動詞。《字源》中提到名詞「勁」的本義:「勁,指力氣、力量」。(李學勤,2013:1208)《辭海》收錄了其引申義:「樣子」。(夏征農等,2009:1134+1159)後又二次引申為「作用」、「情緒」、「趣味」。(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682+693)古漢語中「勁」字還有過動詞詞性,意為「鞏固」。(漢語大詞典編纂處,2008:76)但名詞「勁」和動詞「勁」在書法審美場景中鮮有使用,且在《中國書法藝術》中與書法審美相去甚遠,故不在本文討論範疇之內,此不贅述。

(二)「勁」字在書法中的演變

「勁」字的使用幾乎是伴隨著書法理論的起步而同時出現的。據現有史料可考證:「勁」字詞群最早進入書論、書評中充當審美評述角色,是在東晉王羲之的《記白雲先生書法》裡:「刀圓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書聖」在與天臺紫陽真人談論書法時,記錄了對方給自己提出的筆法和結構(又稱「字法」)上的建議。南朝梁時期,陶弘景在《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回復蕭衍,他評價《陳太丘碑》的通篇章法道:「伏循字跡,大覺勁密」。(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2009:85)。唐代以後,「勁」字詞群在書法審美評述中的應用場景越發廣泛——「楷書四大家」之一的歐陽詢在其《八決》^③和《三十六法》^④中均使用「勁」字形容楷書筆法和結構要義。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在其《書斷》^⑤中對「勁」字的使用頻率達到9次之多。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書家們還關注到了書家創作時的心境對作品呈現上的影響——唐太宗李世民在其《指法論》中提出了:「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李世民(著),吳雲、冀宇(校注),1986:165-166);晚唐詩人司空圖在《書屏記》裡寫道:「人之格狀或峻,心之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王水照,1995:5835)宋朝書家如黃庭堅、姜夔、歐陽修、陳槩、朱熹、宋高宗等都在自己的書論中使用「勁」字,他們就筆法、字法、章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明清時期,「勁」字在書法審美中的使用熱度繼續增加,董其昌在其《畫禪室隨筆》中說:「蓋



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而「勁」字在潘之淙的《書法離鈎》中出現 33 次，其還專門就用筆的提按和用墨的幹濕導致的「勁軟」做了討論。

二、「勁」字的四個維度及其英譯分析

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分別從用筆(筆法)、結構(即字法)和章法三個方面分別對中國書法的美學思想進行闡述和分析^⑤。同時他認為：「人愉快時，面呈笑容，哀痛時放出悲聲，這種內心情感也能在中國書法裡表現出來，像在詩歌音樂裡那樣」。(宗白華, 1981:154)陳振濂總結前人：「書法的結構、用筆線條乃至章法安排，都是可視效果中的不可視但可感知的張力的綜合體」。(陳振濂 2017:58)他還提出：「從運動的欣賞性格來看，同步的欣賞是第一等重要的原則」。並凝練姜白石的理論：『第一，是「點畫振動」，著眼於點畫構成時的過程——包括用筆動作與結構、章法效果的構成過程。第二，是「如見其揮運之時」，著眼於追索書家在寫字時一切可以作用於效果的種種舉止和場面：神態、表情、心緒、動作習慣等皆是』。(陳振濂, 2017:266)

從歷代經典書論中不難看出：「勁」字在書法審美領域分別被用於評述運筆方法、結構字勢、章法佈局和書家性情。同時筆者基於對《中國書法藝術》及其譯本 *Chinese Calligraphy* 的梳理，篩選出含有「勁」字的案例表達。對比發現，原著中「勁」字詞群的使用涵蓋了上述四個方面的評述。在每個方面，不同語境下「勁」的審美含義和評述側重點也各有差異。而譯者針對不同語境義，對其採取了不同的翻譯方法，值得分別討論。故筆者將部分「勁」字的翻譯歸納至「筆法維度」、「字法維度」、「章法維度」和「書家維度」共 4 個審美維度(下分 8 個側重點)，並嘗試在此視角下，針對 *Chinese Calligraphy*「勁」字的翻譯進行舉例分析，探究汪譯本的「勁」字翻譯策略，作適當賞析與評價。

(一) 筆法維度

書法線條的不同表現形式源自於筆法運用上的差異。用筆(即「筆法」)有中鋒、側鋒、藏鋒、出鋒、方筆、圓筆、輕重、疾徐等等區別，皆以運用單純的點畫而成其變化(宗白華, 1981:163)。宋高宗趙構在其《翰墨志》中提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消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黃庭堅在《論書》中這樣評論王著的《樂毅論》和周興嗣的《千字》：「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勁」字在用來評價筆法時，一般描述「線條形狀差異」、「線條韌性」。而「勁」字在筆法維度的側重點不僅在於對靜態線條的評價，還在於對書家動態書寫過程的「還原」——例如豐坊在《書訣》中提到：「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姜夔在《續書譜》中強調了這種「還原」：「余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震動，如見其揮運之時」。綜上可見：「勁」在筆法維度使用時，評述的側重點落於線條形態差異、線條韌性和運筆果斷性的還原。在此分別舉一例：

1. 側重點：線條形狀差異

例 1.

原文：宋代學者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說他所集錄的隋代碑誌頗多，筆劃率皆精勁，而往往不著名氏，惟有丁道護獨自著之。(201)

譯文: Ouyang Xiu, a high ranking official and scholar of the Song dynasty with a sizable collection of rubbings from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ui period, proclaimed that all these inscriptions had been rendered in fine and powerful strokes. (192)

分析: 此處使用的是「直譯」。「精勁」修飾的對象是以《曹植廟》《董美人墓誌》和《龍藏寺碑》為代表的隋代碑誌之運筆特點。隋代書法在北朝質樸峻拔的基礎上, 接受南朝書風的影響, 存在著摻雜多體、粗精並行、南北混雜的現象, 但逐漸自然融合統一, 走向工整規範、楷法完整。因而隋代書法起到「上承六代, 下啟三唐」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王鏞, 2004: 136)《曹植廟碑》的筆法摻雜, 往往在一字之中兼有篆、隸、楷筆意, 線條的粗細、方圓隨著字形不同而對比非常明顯;《董美人墓誌》以線條細勁著稱, 用筆輕巧爽利; 而《龍藏寺碑》的筆法勻稱, 提按微妙有致, 已經初具唐楷風格。稱其三者「率皆精勁」是完全合理的, 因為線條的形態差異與線條的力量感並沒有成比例的關係。但簡單地直譯為「fine and powerful strokes」來形容三種甚至多種形態差異如此大的線條, 是顯然不夠達意的, 「powerful」意為「強有力的」, 但無法交代上述筆法風格是因何而呈現出「強有力」的特徵。加上後文中分別對此三座碑誌進行了單獨描寫, 只有對《曹植廟碑》的描述用到了「渾樸雄勁」(205), 譯文中也只有此處用到了「forceful strokes」(195)。所以建議採取增譯的策略, 譯為「……all these inscriptions have their own styles in terms of different shape of powerful strokes.」即「……所有這些的碑誌風格各異, 不同形狀的筆觸各具力量感」, 同時符合了隋代碑誌線條風格呈現多元化的特點。

2. 側重點: 線條韌性

例 2.

原文: 其書線條宛轉勁媚, 寓剛於柔, 勢暢氣清, 書卷氣甚濃。(445)

譯文: *Random Notes on Orchids* is an exquisite piece of work with gentle but vigorous brush lines that evoke scholarly refinement. (408)

分析: 此處汪使用的是「意譯」。「宛轉勁媚」是周俊傑先生對白蕉(1907-1969)先生草書作品《蘭亭雜集卷》筆法的高度評價。而對於這幅作品具體的「宛轉勁媚」之處, 胡傳海先生做了全方位的點評:「疏宕處採用了《平安·何如·奉橘帖》的安詳舒逸的佈局方法; 流暢處表現了《得示帖》《鴨頭丸帖》勢如轉珠的轉承技巧; 跌宕處嫡傳了《二謝帖》頓挫有致的用筆方式; 俊逸處汲(按: 應為吸)收了《喪亂帖》氣勢開張的結字方式」。(胡傳海, 1999: 跋語)可見, 周俊傑和胡傳海都認為, 《蘭題雜集卷》的筆法特點在於其「線條韌性」。汪譯本中的「gentle but vigorous brush lines」大致可回譯為「線條柔軟但有力量」, 描述出了白蕉筆法的剛柔並濟。相似譯法在臺北故宮博物館(Taipei Palace Museum)內《九成宮醴泉銘》的雙語解說詞中也有體現。其中文解說詞形容該碑「筆力瘦勁秀美」, 其譯文則是「The brushwork is thin, yet forceful and beautiful」。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在表達「柔中帶剛」。

3. 側重點: 運筆果斷性

例 3.

原文: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評以為「快刀斫陣, 雄快峻勁, 為諸隋碑之最。」(205)

譯文: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 Kang Youwei likened its style to “sharp knives chopping down the enemy in a hand-to-hand combat.” (195)

分析:此處汪使用的是「省譯」。「雄快峻勁」是康有為對於隋朝代表性碑刻《曹植廟碑》筆法的比喻。「快刀斫陣」意思是「在白刃戰中用刀砍倒敵人」。可以發現,康有為做到了「透過刀鋒看筆鋒」,又通過筆法的爽利,還原出了運筆過程的果斷。而汪有芬先生的譯文處理也十分巧妙,沒有將此處的「雄快峻勁」直譯為表示「強有力」的「powerful」或「forceful」,而是將其省譯,只用「sharp knives chopping down the enemy in a hand-to-hand combat」譯出前面的比喻部分。而事實證明,此處的省譯仍然起到了達意的效果——試想,在戰場上拿著刀與敵人廝殺,霎那間便可決出你死我亡,非果敢迅速不可取勝也。但值得一提的是,《劍橋詞典》(Cambridge Dictionary)^⑥中,「knives」釋義為「a tool, usually with a metal blade and a handle, used for cutting and spreading food or other substances, or as a weapon」,用它來翻譯「刀」,其力量感的體現稍弱,似乎不太符合古時戰場上廝殺的場景。所以,其是否能百分之百還原運筆動作的果斷,還值得推敲。同時,也可以參考楚丹在書中對「通篇筆劃勁爽果斷,氣息高古」的翻譯「Each stroke and dot of the work is fresh, decisive and of ancient and elegant atmosphere.」(楚丹,2011:60)。

(二) 字法維度

字法,又稱「結字」,即字的結構安排。一字之內,點劃穿插關係、線條疏密關係、偏旁部首的避就關係等,都可造成不同的字法表達,而字勢的挺拔、頹軟、險絕、平正皆出於此。清乾隆年間舉人梁巘在《評書帖》中評論道:「蘇靈芝書沉著穩適,然肥軟近俗,勁健不及徐浩。虞永興骨力遒勁,而溫潤圓渾,有曾、閔氣象」。可以見得,字勢方面,蘇、虞二人的墨蹟在梁巘筆下形成了對比——前者頹軟無力,後者挺拔勁健。歐陽詢楷書、行書如《化度寺碑》《皇甫誕》《千字文》等,字形多左低而右高,形成「欹側」的字勢,所謂「欹側」,通俗來說即字勢傾斜。開元年間(713-741)張懷瓘《書斷》^④稱其「八體盡能,筆力勁險」;而顏楷早期作品如《多寶塔碑》《顏勤禮碑》等,字形多呈方圓態,字勢取「平正」,所謂「平正」,則是一個與「欹側」相反的審美概念,即體勢端莊平直,疏密勻稱,相互照應,其點畫的長短、疏密都受到既定成法的約束。(時禕璠,2016:15)勁字在字法維度使用,評述側重點在於字勢的挺拔與險絕。在此舉兩例分析:

1. 側重點:字勢的挺拔

例 4.

原文:初唐書壇,因唐太宗崇尚右軍,注重骨力,豐神勁拔,以真、行書為勝。是以歐陽詢、虞世南和褚遂良為代表。(206)

譯文:In early Tang calligraphy, an elegant, vigorous style rendered in forceful strokes was emphasized as a result of Emperor Taizong's admiration for Wang Xizhi's handwriting.....(197)

分析:此處汪使用的是「直譯」。初唐時期,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書家崇尚「右軍」(即王羲之)和其子王獻之的字法風格,被稱為「二王一路書家」。從他們的墨蹟中可以明顯看出,一字之中,偏旁部首搭接緊湊,線條排布較密,給人一種挺拔剛健的感覺。顯然,汪先生注意到了這一點——翻譯時「豐神勁拔」他專門用「elegant」和「vigorous」來修飾「style」,同時用「forceful」來修飾是「strokes」。換言之,汪先生理解的「豐神勁拔」,並不是在形容單個的點劃。查詢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⑦發現,「vigorous」和「elegant」二詞與「styles」的互資訊值(mutual information value, MI)分別為 6.89 和 3.77,一般情況下,當互資訊值大於 3 時,即該搭配具有顯著性。但是,「style」一

詞雖然交代了「豐神勁拔」形容的是風格,但其側重點並沒有落在字形結構的挺拔上,建議適當增譯為:「an elegant, vigorous style of structure rendered in forceful strokes」。

2. 側重點:字勢的險絕

例 5.

原文:……他以漢隸、簡牘、北碑等多種意味融進這一從時期開始復興的書體,將由隸書演化而來的波挑改為平靜而蘊藉的收筆;又吸取了多種古文字結體,將筆劃寫得盤曲、環繞,增強了字的動勢;加之用筆純以篆行,其風格在奇崛、險勁中愈發顯得凝重、大氣……(441)

譯文:Meanwhile he managed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motion of the characters by borrowing intricate structural forms from various ancient scripts. All these innovations,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the brush method of the seal script, made his distinctly peculiar draft even more dignified and grandiose. (405)

周俊傑先生在書中介紹近現代書家王蘧常(1900-1989)的學書經歷,提到他的章草^②中融合了多種書體的風格、結合古文字的字法結構和篆書筆法,最終形成了新的章草面貌。需要注意的是:此段評述中,王蘧常給自己的章草注入所有新元素——放棄波挑、結合古文字結體、使用篆書筆法,都分別給他的字體帶來了新的面貌——平靜而蘊藉的收筆、奇崛而險勁字勢、凝重大氣的線條。換言之,「平靜而蘊藉」、「奇崛、險勁」、「凝重而大氣」這些評述詞的使用,分別歸因於每一種新元素的摻入。所以,其中的「奇崛、險勁」是得益於吸取古文字結體並將筆劃寫得盤曲、環繞。以此作為分析背景。

分析:此處汪使用的是「合譯」。

汪有芬先生用「peculiar」來翻譯「奇崛」,顯然是意識到了「奇崛」和「險勁」在書法審美評述中是兩個意思相近的評述詞,故將它們合譯。合譯是四種特殊譯法之一,其特點是將合譯範圍內的詞語或更大的結構成分作統一概括處理(喬海清,1998:39-42)。「奇崛」和「險勁」都可以用來形容字勢的險絕、章法的遒勁,相近意思的詞還有「險峻」。《中國紅·書法》(中英文對照版,英文書名:*Chinese Calligraphy*)一書中,「結字雖以平穩為主,但卻於平穩之中見峭拔險峻之勢」。的譯文是「Though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stable, it is still with some steep feeling in it.」(楚丹,2012:69),譯者用「steep」來形容字勢的「陡峭」,相比之下準確性會高不少。況且「peculiar」在《劍橋詞典》中的釋義為「unusual and strange, sometimes in an unpleasant way」^③,明顯偏貶義,將其用在書法審美中來翻譯褒義詞「奇崛」或「險勁」,顯然不合適。

值得一提的是,顧毅在討論博物館書法展品審美術語的翻譯問題時,列舉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對「書法結體,欹側險勁中求平正」的英譯文——「……distinctive, untrammelled energy and passion that made for a highly individualistic style.」;「Featuring unique, uninhibited, and subtle brush strokes, ……」她認為,英譯文中使用了 individualistic, unique 等諸多形容詞,卻無一詞能具體體現「險中求正」這一關鍵結體特色。個性是藝術作品的生命,過於泛化的翻譯無異於戕害了藝術生命。譯文應盡可能地再現作品本身的藝術特色。(顧毅,2013:41-45)

(三) 章法維度

從最基本的筆順推移到字與字之間的行進順序,構成了書法創作過程的總體時間序列。於是,每一根線條的頭尾、每組線條的連接(表現為間架),乃至整篇作品的線條呼應(表現為章法),都具備了一定的運動



軌跡(陳振濂,2017:23)。是的,一點為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書法作品中,單字之間、字組之間甚至點劃之間的合理搭配都是在為整體章法的和諧而服務的。清代書家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提到:「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為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歎其如蟲網路壁,勁而複虛,真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大意是包世臣看到王羲之寥寥十餘字的墨蹟,章法天成,疏密得當,氣脈貫通,整體效果猶如昆蟲織網一般自然。「勁」在評述書法作品章法時,往往聚焦於字之間、行列之間疏密的排布、氣韻的連貫。易言之,由疏密的和諧、氣韻的連貫所造出來的整體風格,才是「力量感」的真正體現。欲將「勁」在評價作品章法時的真正語境義翻譯出來,需要先行對該作品的章法特點進行瞭解。此處分別舉一例:

1. 側重點:疏密的排布

例 6.

原文:崔祐甫墓誌蓋上「有唐相國贈太傅崔公墓誌銘」十二字,淳勁沖融,足當宋賢之評,堪稱代表之作。(222)

譯文:The inscription was made in 780 and discovered only recently. Containing twelve characters, it was rendered in a simple, vigorous, harmonious style worthy of the high praise of Song commentators. (209)

分析:此處汪使用的是「合譯」。李陽冰的篆書風格是在唐代的尚法觀念中影響形成的。正是這種尚法的環境促成了李陽冰篆書的產生,總體來看,其篆書具備規則美感和理性法度,他的篆書直接繼承了李斯的小篆。與大唐盛世健全的法律制度、秩序井然的社會風氣、繁榮的經濟狀況同步,李陽冰的篆書與這些社會狀態共同展現出了一種尚法的特徵。(李文群,2016:163)朱關田在書中評價「崔祐甫墓誌蓋」(志石呈四方形,蓋以蓋頂,頂書3行12字,行列均標齊排布)上李陽冰的篆書風格。「淳勁沖融」既評述單個篆字的規整、可愛、圓勁,同時也就此十二字章法的疏朗、齊整進行了評述。所以汪有芬先生用「a simple, vigorous, harmonious」來修飾「style」還原出一種簡約、和諧的章法。但似乎並沒有將其為何顯得簡約、和諧描摹出來。筆者建議在合譯的基礎上可以適當增譯,如「a simple, vigorous, harmonious style rendered in strokes and layout」。

2. 側重點:氣脈的連貫

例 7.

原文:他的草書宏逸雄勁,更為時重,杜甫《飲中八仙歌》喻之謂「草聖」。(230)

譯文:His writing in cursive script has a free, unrestrained, virile style. Du Fu,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praised Zhang Xu as the 「Sage in Cursive-script Calligraphy」 in one of his poems. (218)

分析:此例為朱關田先生在書中評價「草聖」張旭作品的章法特點。從流傳下來的《肚痛帖》《晚複帖》《十五日帖》等張旭草書真跡(墨蹟、石刻拓本)可以見得,其草書章法大開大合,疏密對比強烈,矛盾對立而統一,氣勢意向跌出。這得益於其線條的盤旋纏繞,往往縈帶、連屬貫穿通篇,達到氣脈貫通、氣象超邁雄逸的總體面貌。「宏逸雄勁」一詞中,「宏逸」主要是在描述章法的連貫性,而「雄勁」則是描述因整體氣脈的暢通、疏密對比的強烈所營造出來的強勁陽剛的「氣勢」。「free」和「unrestrained」意為「自由奔放」,將章法的連貫性較好地呈現出來,能引發讀者的聯想。或者參照 *Chinese Calligraphy: An Introduction of Aesthetic and Technique* 將「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勁速,翻效遲重」。譯為「Some writers indulge in a running hand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linger; others favor a lingering one because they cannot trust themselves to move at the right speed if they try one of the flowing styles.」(蔣彝,2018:254)。而「virile」在《劍橋詞典》中的釋義為「A virile man, especially a young man, is full of sexual strength and energy in a way that is considered attractive」^⑨,特指男性的陽剛之氣,用來形容書法藝術似乎並不太合適。

(四) 書家維度

「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宗白華,1981:210)書法藝術可以表現個性,抒發情感。(陳振濂,2017:465)清代書家劉熙載在《書概》提到:「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書譜》有言:「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閒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陳振濂,2017:466)誠然,書家的性格、心境甚至學養都會通過作品的呈現而躍然紙上。書寫的過程絕不僅是書寫工具之間的互動,更是書家抒發胸臆、彰顯品性的情感表達過程。「勁」字在書法審美評述中兼具「評藝」和「評人」的作用。大意即「字如其人」,書家的高尚人格、堅韌的意志品質體現,從其筆跡即可管中窺豹。作「評人」使用的「勁」,義不在「評藝」,而在「評人」。這就需要我們厘清「勁」字真正修飾的書家及其性情特點,結合具體語境,做整體把握。下文中舉出兩例:

1. 側重點:書家性情

例 8.

原文:歐陽修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遊,中實剛勁。(294)

譯文:.....the Calligraphy of Ouyang Xiu, which he said was like the man himself, relaxed in outward appearance but strong and firm within. (275)

分析:此句是曹寶麟引用宋代理學家朱熹(1130—1200)對歐陽修的評價。可以看出,朱熹對歐陽修的作品和為人有著相當透徹的理解——外表放蕩不羈,內心剛毅正直。《醉翁亭記》中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就表達了歐陽修在被貶滁州後,看似隨遇而安、縱情山水,實則不願與官場亂象同流合污,但仍舊憂國憂民的複雜情感。「外若優遊,中實剛勁」看似是在「評藝」,實則也在「評人」。汪有芬使用「relaxed」還原了歐陽修表面上的豁達、閒適,同時又使用「strong」和「firm」,體現出後者內心強大、剛毅正直、堅守原則和底線。而「firm」在《劍橋詞典》中的釋義為:「forceful and making people do what you want」^⑩,在此處使用得十分恰當,與歐陽修為國、民解憂的堅定志向相契合。

例 9.

原文:應該說,文天祥在民族社稷危亡關頭所表現出的,主要是道德人格的力量,其筆墨中顯現出的貞勁,正當作如是觀。(300)

譯文:In short, when the face of the nation hanging by thread, the powerful moral strength of his personality that manifested itself in his deeds barely found expression in his calligraphy. (280)

分析:此句是曹寶麟在書中對文天祥「字如其人」的總結。「貞勁」一詞,既「評字」也「評人」,其落點在「貞」。故此句的翻譯,需要結合上下文以及文天祥的事蹟來做整體把握。首先,對於其墨蹟的風格,曹在上文中提到:「他(文天祥)30餘歲所書行書《宏齋帖》點劃端邁不苟,雖信中對國事的幽憤頗為強烈,但書字幾無波瀾,自始至終是一種平緩優遊的節奏。他的草書也是如此,如《木雞集序》有懷素遺意,而絕少跌宕之



趣,即使是「泣血」而書的《虎頭山詩》,也未見激奮。可以想像他的《正氣歌》如果存世,必是相差未多。』(曹寶麟,2007:299)其次對於文天祥其人,世人皆知:乃南宋民族英雄,一生浩然正氣,為國家堅守道義,在元世祖忽必烈五次勸降之下,仍舊沒有動搖,最終慷慨赴死。故曹寶麟讚揚的「道德人格力量」指的是文天祥在經歷國家危難、生死存亡時,內心縱使驚濤拍岸,但仍然保持沉穩、鎮定、處變不驚。綜上,筆者認為曹寶麟眼中文天祥的道德修養之高,體現在不允許自己在臨危時處事行為過激、作字時借筆發洩憤怒,所以墨蹟才呈現出端適不苟、平緩優遊。「貞」,實則是文天祥對個人行為以及筆墨法度的忠貞。由此看來,汪有芬先生的理解上出現偏差——「the powerful moral strength of his personality that manifested itself in his deeds barely found expression in his calligraphy」。人格道德、筆墨章法中的「鎮定而不逾矩」,被理解為「人格道德上充滿義憤和力量,但字跡中並沒有體現出來」。而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汪有芬將「貞勁」一詞省譯,希望用「barely found expression in his calligraphy」來表達出來,這似乎不太合適。筆者建議將「道德人格力量」具體化為「沉穩」、「處變不驚」、「不逾矩」。

三、結語

本文聚焦書法審美評述中「勁」字詞群的翻譯展開討論。基於梳理「勁」字在書法中的源流與發展,提出譯者可以分別在筆法維度、字法維度、章法維度和書家維度之下,充分理解「勁」字詞群的真實語境義和評述側重點,對其使用有針對性的翻譯策略。就「勁」字詞群的翻譯看,汪有芬譯本總體達到了達意傳情,靈活使用「意譯」、「省譯」、「合譯」等翻譯方法來傳達「勁」字詞群的語境義。但仍存在一些問題,例如:(1)用詞方面相對籠統,主要以「powerful」、「vigorous」、「forceful」等詞來翻譯擁有多個語境義的「勁」,顯得單調,無法傳達不同的審美含義;(2)對於某些「勁」字詞群評述的對象把握不夠清晰,主要用「style」、「stroke」或「calligraphy」來總括,無法將「勁」的來源準確傳達給目的語讀者;(3)直譯比重大,導致目的語讀者對書法概念、作品背景、書家特徵瞭解模糊。針對這些問題,筆者試提出幾點拙見:(1)翻譯具體的「勁」字詞語,選詞時不妨加強針對性。對於一些偏正意義較強的詞可以使用增譯或者省譯的方法,如「圓勁」可以翻譯為 vigorous round brushwork with a three-dimensional effect(顧毅、孫婧,2018:106)、「細勁」可以翻譯為 thin but vigorous;「勁挺」翻譯為 straight;等;(2)結合語境,精準把握「勁」字詞群評述的物件,並參照平行文本分別使用對應的詞來翻譯,例如:翻譯筆法、筆觸或點劃可以使用「stroke」、「brushwork」;翻譯字體結構可以使用「structure」或「layout」;翻譯「章法」可以使用「composition」等。同時,譯者需要充分結合上下文,避免邏輯理解偏誤。(3)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適當增譯,如具體的書體風格、作品風格、書家風格等,力求做到讓目的語讀者對書法領域的概念、審美內涵等有整體印象。必要時可以選擇加注釋的形式,起到對語義做補充的效果,減少閱讀障礙。這些方面實則與汪有芬先生在其《翻譯工作中的編輯思考——漫談編譯〈中國書法藝術〉書稿的點滴體會》一文中提到的觀點相契合——「這類介紹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書籍,我認為應力求做到雅俗共賞……我所遵循的原則是,在保持原著學術性、權威性的前提下,在做好翻譯工作的同時,多做一些編輯思考,爭取在主編和作者的指導下,推出一個比較滿意的英文譯本,以適應國外的需求」。(汪有芬,2008:15-17)

習近平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8:349)筆者關

注到國內外書法藝術相關書籍翻譯體量小、品質參差不齊的現狀，嘗試通過對具體字詞的翻譯展開考察，以管窺現有譯本中翻譯策略和思路存在的問題。希望本文能作為今後同領域學術研究的引玉之磚，為中國書法藝術英譯研究、中國書法典籍英譯實踐提供參考。

注釋

- ①「中國文化與文明」：中國外文局（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與耶魯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文化與文明》系列叢書大型合作出版專案。始於1990年，計畫分成畫冊、中國文學名著、中國哲學思想3個系列，用多種文字出版70種圖書。該專案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1997年，首卷《中國繪畫三千年》面世；2002年10月第二卷《中國古代建築》出版；2004年《中國文明的形成》出版；2006年《中國古代雕塑》出版。
- ②與現代漢語拼音注音法不同，《康熙字典》所使用的注音法有兩種：其一是「直音法」——一種用同音字標注讀音的方法。其一是「反切」——清代學者陳澧在《切韻考·條例》裡說：「切語之法，以二字為一字之音，上字與所切字雙聲，下字與所切字迭韻；上字定清濁而不論平上去入，下字定平上去入而不能清濁」。一是上字定聲母，下字定韻母。如頁：古(g)送(ong)切。二是上字定陰陽，下字定平、上、去、入四聲調和開合。一般說來，所切字的聲調應該與反切下字的聲調相同（李敬，2010）。
- ③詳見（唐）歐陽詢（著），房弘毅（書寫），荀希暘（釋譯）：《歐陽詢書論全集》，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年版，頁3-10+11-77。
- ④詳見呂為民：《唐·張懷瓘〈書斷〉解析與圖文互證》，北京：中國書店2020年版。
- ⑤詳見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154-188。
- ⑥詳見網址：KNIFE | meaning in the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 ⑦詳見網址：<https://www.English-Corpora.com> COCA
- ⑧詳見網址：STEEP | meaning in the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 ⑨詳見網址：VIRILE | meaning in the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 ⑩詳見網址：FIRM | meaning in the Cambridge English Dictionary

參考文獻

- ① Ng Woon Lam. (2021). Uses of Calligraphy Simplification in 3D Animation Space: The Primitive Cultural Form of Visual Ar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1):3, 048-056.
- ② OUYANG Zhongshi & WANG Youfen (trans. & Eds.). (2007). *Chinese calli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③（美）蔣彝（譯）：《中國書法》，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頁254。
- 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頁349。
- ⑤ 曹寶麟著：《宋金元書法》，載歐陽中石：《中國書法藝術》，北京：外文出版社（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300。
- ⑥ 陳振濂著：《書法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頁23、58、118、266、465、466。
- ⑦ 楚丹著：《書法：漢英對照》，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版，頁60+69。
- ⑧ 範衛平：《「歐陽修人格分裂說」辯誤》，《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6卷第4期，頁18-24。
- ⑨ 方聞：《「書畫同體」與中國藝術史》，載歐陽中石：《中國書法藝術》，北京：外文出版社（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13-41。
- ⑩ 顧毅：《博物館書法展品解說詞中審美術語的翻譯——以「平正」為例》，《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3年第20卷第5期，頁41-45。



- ⑪ 顧毅、孫婧:《目的論闡照下博物館解說詞的英譯——以書法審美中中的動字片語為例》,《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本)》,2018年第18卷第4期,頁102-107。
- ⑫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頁76。
- ⑬ 胡傳海著:「題跋」,《揮灑魏晉風流》,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版。
- ⑭ 李學勤著:《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頁1208。
- ⑮ 李文群:《李陽冰篆書特色及其對後人的影響》,《辦公室業務》,2016年第2期,頁163。
- ⑯ 劉彥仕:「和而不同」:《中國經典書論術語的英譯比較——以《書譜》的三個中譯本為例》,《外國語文》,2018年第3期,頁128-135。
- ⑰ 陸費逵、歐陽溥存(等)著:《中華大字典(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15年版,頁139。
- ⑱ (南朝梁)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頁85。
- ⑲ 歐陽中石著:《中國書法藝術》,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
- ⑳ 喬海清:《為合譯正名》,《上海科技翻譯》,1998年第4期,頁39-42。
- ㉑ 時禕璠:《從交際理論看書法作品解說詞的英譯》,天津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頁16。
- ㉒ (唐)李世民(著)、吳雲、冀宇(校注):《唐太宗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165-166。
- ㉓ 王力(等)著:《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頁195。
- ㉔ 《古代漢語詞典》編寫組:《古代漢語詞典(大字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頁817。
- ㉕ 王水照著:《傳世藏書·集庫·總集》,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版,頁5835。
- ㉖ 王鏞著:《秦漢金文陶文書法初論》,載《中國書法全集(秦漢金文陶文09卷)》,北京:榮寶齋1992年版,頁6。
- ㉗ 王鏞著:《中國書法簡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頁136。
- ㉘ 汪有芬:《翻譯中的編輯思考——漫談編譯〈中國書法藝術〉書稿的點滴體會》,《對外傳播》,2008年第7期,頁15-17。
- ㉙ 夏征農、陳至立著:《辭海:第六版彩圖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頁1134+1159。
- ㉚ 許鈞:《翻譯與現代漢語建設》,《英語研究》,2023年第1期,頁12-20。
- ㉛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頁700。
- ㉜ 張世祿、嚴修:《古代漢語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頁127。
- ㉝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頁682、693。
- ㉞ 宗白華著:《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154、163、210。
- ㉟ 周俊傑著:《從尚意到復古》,載歐陽中石:《中國書法藝術》,北京:外文出版社(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445。
- ㊱ 朱關田著:《隋唐五代書法藝術》,載歐陽中石:《中國書法藝術》,北京:外文出版社(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222。

(Editors: Joe ZHANG & JIANG Qing)